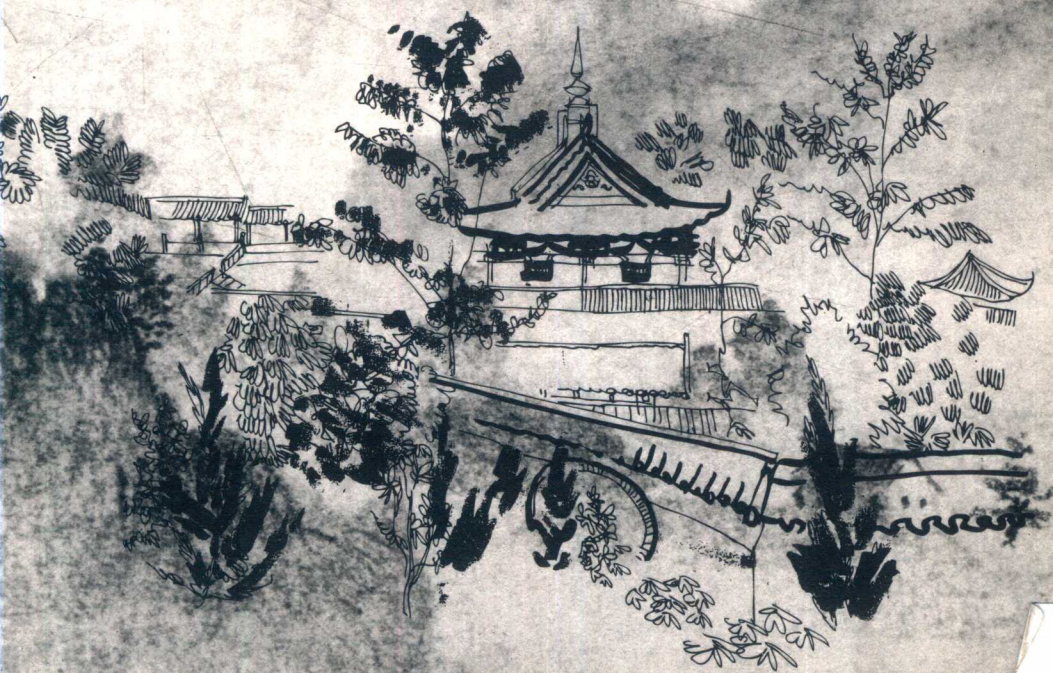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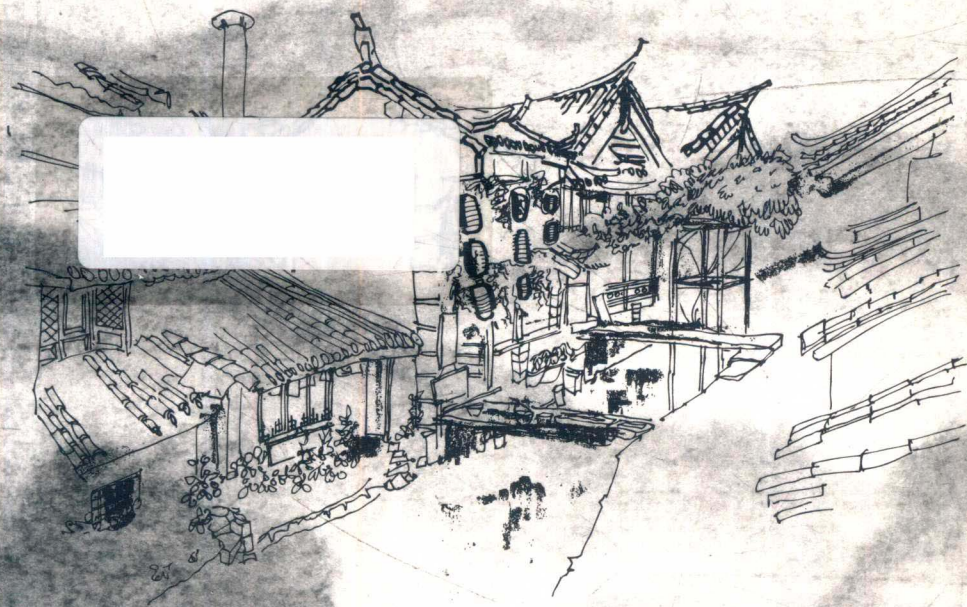


古華
著

北京遺事





《北京遺事》為古華歷時十年完成、具史詩意識之長篇力作。內容超越時空，通過一城一鄉兩個家庭、一僧一俗一對戀人的命運傳奇，行雲流水、波瀾不驚且妮妮動聽地敘述神州小兒女們在大時代瞬息萬變、風雨雷霆中的悲歡際遇，生命無常。時而春花秋月喁喁情話，時而鐵鏡銅鈸慷慨悲歌，時而談天說地臧否古今，涵蓋現代中國社會歷史、文化、教育、藝術、政治、經濟、科技、地理、交通、民族、宗教、法律、獄政等廣闊領域之風雲變幻，家國沉浮。世紀回聲綿綿不絕，實為一部小百科式、精彩紛呈的文學讀物，氣象萬千的時代縮影。

ISBN 978-957-08-4640-3



789570 846403

建議分類：文學創作／華文文學／長篇小說

北京 遺事

一九八九

古華
著

當代名家・古華作品集1

北京遺事

2016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古華
總編輯	胡金倫
總經理	羅國俊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陳逸華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封面設計	兒日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校對	施亞蒨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224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文聯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840-3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北京遺事

一九八九

古華
著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京韻鼓詞：

八百年帝苑，三千里幽燕，莽莽滄桑，唱不盡社稷悲歡，家國興亡。
看長安大道，古今通衢；羨漢唐雄風，日月蒼黃。九門八廟在何方？
萬園之園是何年？只剩得禁城三海、西苑宮闕、琉璃紅牆，新添些阿
房海市、咸陽蜃樓，金碧輝煌！九五至尊龍輿在，周鼎秦璽贗品傳。
悵情天恨海，燕趙遺韻，怎教他風流雲散？且付與絲竹檀板，青史丹
書，聲聲慢。

風雲前傳

1

北京好些年沒有下過大雪了。臨近舊曆年除夕，依然乾冷乾凍零下十幾度呢。街道上，胡同裡，凡有水漬的地方都結成冰皮兒，行人摔跤，自行車滑倒，哎喲媽呀，成為市井活風景。也有早起上學的娃兒、上班的女子滑而不倒的，張開雙臂如雙翅，東嗤溜一下，西嗤溜一下，花式溜冰似地笑鬧顯擺，颼颼過去，過去。幸而這節氣人身上都包裹得像棉花球，就是摔個大馬趴，也爬起來拍拍打打，哈著白氣，相互解嘲：咱給老天爺叩首告饒不是？氣象臺說又一股西伯利亞寒流南下，奔襲咱內蒙、華北；狗日的西伯利亞，每到冬季就和咱北京過不去，一次次驅來北極冷氣團，打氣象戰爭哩！聽說沒？有人給黨中央上了條陳，乾脆咱移民五億到西伯利亞去得啦，墾荒種地，伐木開礦，採油採氣，建化工廠，冶煉廠，焦煤廠，造紙廠，水泥廠，製造溫室效應，融化北極冰層，既解決了咱人口過剩，又開發了西伯利亞。你不看看那幅世界地圖，一個西伯利亞比咱兩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還大！對囉，在元代成吉思汗時候，那西伯利亞原就是咱的領土！大清朝之初，也有大半個遠東地區歸咱管轄不是？咱移民過去，正可稱為收復失土；老大哥不幹咋辦？請出老祖宗馬克思來呀，老祖宗教導，無產階級沒有祖國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呀！況且咱有十多億人口，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不是？他能吧咱中國人民咋樣？就算他狗日的扔原子彈、中子彈，還能吧咱移過去的幾億華人都炸光？

北京的爺們就這麼貧，不安分，京油子不是？

下面說正經事兒。在這哈氣成冰的時日，香山定慧寺師姑圓善，向主持妙音法師告假，回河北青陵鄉下探望父親大人。臨了接到西城大將軍胡同蕭白石老師電話，說犯了腰痛，下不來床，請她務必走一趟，現世觀音，南海慈航，救苦救難。

說起來圓善師姑認識這蕭老師幾年光景了，也就認識而已，談不上好印象或是孃印象：四十大幾，一米八零個頭，五官尚屬端正，左額上有疤痢，不知何時為何物所傷，連帶左眼皮有些個上挑，未至破相程度。除此之外，人物還算整齊吧。圓善師姑知他有個綽號：蕭疤痢。歷史上打過右派，說是一九五七年中央美術學院年紀最小、天分最高的右派大學生呢，想必嘗過些酸辣來的。現如今當一名中學美術教師，美術家協會會員。又說他油畫、國畫都見功力，在西城區文化館辦過畫展，一幅〈大漠狼嚎圖〉被香港某富商高價收藏，日報、晚報有過一陣轟動效應的。對了，這蕭疤痢還有個特殊身分：大將軍胡同楚振華將軍府上乾女婿。這些年圓善師姑常被召至楚府替老將軍做推拿治療，隱然聽到，蕭疤痢確曾跟老將軍的保健護士叫俞京花的，有過一段夫妻關係。說是蕭疤痢有病，不能行丈夫那事，醫書上叫性無能，俞京花年輕性旺，不能活守，鬧著離了婚並脫了軍裝，到美國紐約楚將軍大公子家裡做專職保母去了。阿彌陀佛，咱也別叫人綽號了，還叫回蕭白石老師來吧。蕭白石卻皮厚，仍留在將軍府上當乾女婿，仍住著裡面的一大套房子，算個沒底氣的男人吧。也是老將軍宅心仁厚，愛民如子不是？

圓善師姑一身青布僧袍，挎個青布背包，凍手凍腳的換乘三趟公車，來到西城大將軍胡同。這大將軍胡同不寬，勉強能過兩輛小臥車，倒有三、四百米深長，東西走向，一南一北兩堵鐵灰色磚

牆一順到底，牆頂安有網狀鐵蒺藜，也是一網到底，不像住家，倒像座監獄、看守所什麼的。掌嘴！領導人的府第，怎好這樣比方？大家夥崇敬景仰還來不及不是？不對！你沒見這胡同頭尾，各釘有一塊白底紅字牌子：閒人止步。啥意思？機關重地，非請勿入。使人想起舊社會上海外灘公園、北戴河海濱別墅區「華人與狗勿入」的告示牌。放肆！舊中國怎比新中國？國民黨能比共產黨？我們黨的幹部，無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喂喂喂，誰是誰的勤務員，誰替誰服務呀？活見鬼哩！勤務員一家住著占去整條胡同的王府，咱社會主義主人翁老少三代十口人擠住在十幾平米的大雜院裡，有咱這樣當主子的？咱倒是想撈個勤務員幹幹，人家肯給嗎？對了對了，俺又聽說了，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的學生娃娃又要上街呼口號，反腐敗、反特權，反高幹子弟經商！鬧鬧也好，不然咱這國家主人翁當得忒憋氣，忒窩囊！姥姥的，恨不能毛大爹從紀念堂爬出來，再來次紅衛兵運動練……

一九八九年元月啊，北京的爺們就這麼貧，擰，不安分，京油子不是？

下面說正經事兒。的確，這大將軍胡同的南北兩邊各一座王府大院，都是大清朝留下的貝勒花園，經過了現代化改造，如今住著兩位中央級首長。胡同裡平日少有行人，肅穆寂靜。北邊的一座便是楚將軍府第，朱漆大門外原先有對石獅子坐鎮，早被遷走了，平了臺階門坎，方便小臥車出入。日常大門緊閉，工作人員皆走旁邊一道單開便門，門首有電鈴按鈕，裡面便是傳達室、警衛值班室一溜平房了。

圓善師姑摠了門鈴。裡面響起鈴聲，門開了。門衛認識圓善師姑：知道您來，甬填會客單了，去吧，候著哪。門衛這話禮貌周到，含蓄，曖昧。誰在候著？老將軍還是蕭白石？前院車棚裡泊著

老將軍的大紅旗，以及工作人員的吉普車、麵包車等。老將軍或是出了遠門。圓善師姑對這大院格局甚是熟悉。大院真個大啣，阿彌陀佛，比她香山定慧寺那擁有十幾座殿堂禪房，植有百十棵千年柏樹，住有百十位老少比丘尼的佛門淨地也小不到哪兒去。這府第分前院、中院、後院三進。前院為祕書幹事、勤雜警衛人員的辦公用房。中院為老將軍的會客室、小會議室、伙房、餐室、水暖房等。後院則是老將軍和家人的生活區域了，不經傳喚，值班人員不得進入。後院花園占地深闊，矮松翠柏，假山花畦，小溪小橋，池塘亭榭，錯落有致。如今水面結冰，花樹光禿了枝桠，殘荷敗葉，景觀蕭瑟，了無生趣。待到春夏秋三季，這兒才是雜花生樹，綠蔭馥鬱，荷葉團團，芙蓉搖曳。老將軍起居的西式平房就在荷花池畔，聽說還是老將軍入住之前新建的，大客廳、大書房、大臥室一色的落地門窗，採光採景，水映房，房映水，水上水下兩座房，兩幅畫，韻致十足，世外桃源一般。

中院、後院都見不到一個人影兒。老將軍的大書房和大臥室之間有個專門的治療室。治療室裡間是保健護士值班休息室。現刻所有的落地門窗都是絨簾低垂，人去房空似的。後院東北角牆下有座偏院，是保母及原先孩子們的宿舍。說起來這偏院也不算小了，總共十幾個房間，自成格局哩。蕭白石的兩室一廳套房就在這偏院裡。

天陰著，寒風颼颼，寒氣直朝人的身子骨裡鑽似的。也就下午四點來鐘吧，後院裡所有的路燈、廊燈就都亮了，一顆一顆黃柿子似的。圓善師姑不敢造次，徑自走到東北角偏院門洞裡，朗聲道：請問，有人言聲嗎？

有啊有啊！小師姑呀，請進請進，門沒有插……

是蕭白石那略帶沙啞的聲氣。冷廟似的總算有了點人氣。開口就是小師姑、小師姑，一個大老爺們也耳朵這麼尖，俗，和人套近乎。

圓善快走幾步，順房廊到拐角一道門前打住，掀開厚厚的禦寒棉簾閃進屋裡，頓覺熱氣撲面，和暖如春。她一眼看到中學教員仰躺在長沙發上，身子都縮短了似的像個大男孩，被子掉到了地板上，一對拐杖斜靠在沙發扶手上。紅木茶几上則散亂擺著一袋開了口的麵包片，幾瓶喝了的、未喝的礦泉水，以及杯子、藥瓶、水果盤、紙巾等等。看樣子中學教員確是傷得不輕，不是下不來床，而是下不來沙發。

蕭白石很激動似地眨巴著他的疤痕眼皮，「您好您好！」掙扎著要坐起來，卻又坐不起來。圓善邊脫去僧袍、圍脖、僧帽，邊勸止：「躺著躺著，亂動影響治療……怎麼，就你一人在？阿彌陀佛。」

圓善一身水綠色絨衣絨褲，大約她並未察覺，自己明目皓齒，青春朝氣，有些兒光彩照人的。她拉過一張摺疊椅，坐到病號身邊來。

蕭白石痛的咧了咧嘴，仍目光炯炯，討好地說：「外邊兒凍吧？頭回看到妳臉蛋紅紅，身材修長，上了淡妝似的，天然去矯飾。」

圓善立時椅子朝後移了移，沉下臉子：「蕭老師，俺是出家人……看在老將軍分上，來探病！後院這樣清靜，人都哪兒去了？」

蕭白石彷彿也知羞愧，埋下眼皮：「是的，對不起……老人家上星期到海南島三亞避寒去了。他夫人和三公子、兩公主，加上兒媳、女婿、孫子、外甥十幾口，都從海外回來，陪老人家過春節。」

聽說那裡氣溫二十幾度，藍天碧海金沙灘，天天可以泡海水……對了，老人家行前，給你留了封信，貼了封條。看，就在那茶几上。妳先看信吧，我剛服過止痛散，不差一時半刻。

中學教員倒是善解人意。圓善師姑背過身子，也就擋住了蕭白石的視線，拿起那信，竟是沉甸甸的。老將軍真還鄭重其事地用膠條封了。撕下封口，先抽出一紙信箋，歪歪斜斜，不是老將軍口授、祕書筆錄，而是親手寫的：

小鐵疙瘩：我去海南島一個月。春節放假，保母、廚師、內勤回家團聚。我不走，他們得不到休息。留下小蕭看後院。他犯腰痛，不肯去醫院，妳就幫我一個忙，治治他的病。定慧寺那邊，李祕書會打招呼。小蕭在五七幹校救過我的命。一些事沒有對妳講過。他的腰痛要大治。治人一病，勝造六級寶塔吧。另外，記得聽妳說過，妳青陵老家父親殘疾，四個哥哥生計不易。青陵屬太行山老區，我的許多戰友犧牲在那裡。這五千元，你父親和四個哥哥各一千。錢是乾淨錢。文革三年班房加兩年幹校，停發工資，妻兒離散（我的家庭至今四分五裂）。後平反，中央給補發工資，我全數交了黨費。組織上退還五千元，說是做紀念。現把這錢借給妳青陵家人，或可幫他們去搞承包，做小生意，脫貧。日後他們致富，可歸還本金，不計利息。若賠掉，拉倒，算替他們交了學費。保密，不准告訴任何人，包括小蕭。

小鐵疙瘩是圓善師姑兒時的乳名。她俗姓鐵，單名妹，俗名鐵妹。讀罷信，她鼻子有點酸，眼睛有些辣。這錢當要不當要？來這府上做保健服務好幾年了，她個人從未接受過老將軍的施予。老

將軍說一不二的風格脾氣，她是知道的……遲疑一下，先把信封塞進棉僧袍裡層口袋去，才轉過身來，仍悶著臉子，不待中學教員問起，便說：老人家和您恩同父子呢，囑咐我春節期間留在這兒，替您治療。您除了腰椎疼，還有哪兒不舒服？腎功能障礙？

蕭白石見問，原本蒼白失血的一臉病容，忽地緋紅了，側過臉去。圓善師姑學醫出身，也忽然悟到什麼似的，臉蛋兒發燒，明眸星亂。這老將軍也是，他乾女婿腰病要大治，怎樣大治？兼治那個性無能、男根不能勃起……妙音法師當年祕授玉女功時，倒是傳過一套玉指功法……哎呀，菩薩在上，算咋回事？沒的羞人，難為人了。

蕭白石埋下眼皮，辯解說：小師姑，我這不是啥大病，晚上睡覺蹬掉被子，後腰受了風寒。勞駕妳推拿推拿，不定手到病除。

圓善不言聲了。這大院裡暖氣供得太足，毛衣都穿不住，睡覺蹬被子，敢情你還是個愣頭青……怎麼給你治療？將就著在沙發上做？有彈性，推拿起來使不上勁。扶他起來到臥室去？不好，那是單身男人的睡房。朝客廳裡瞄上一眼，也就這張長約兩米的紅木茶几夠結實，可以代用。於是把茶几上的麵包點心、果盤紙巾、瓶裝水之類亂七八糟的統統移到靠牆的餐桌上去，擦擦乾淨，再把掉在地上的絲棉被抖抖摺摺，鋪上去，折摺齊整，也就算是一張不錯的臨時治療檯了。

一米八零的大塊頭，怎麼從沙發上平移到這張治療檯上來？圓善眼睛一閃，心裡說聲有了，中學教員身子下面不是墊著羊毛毯？先幫他翻轉身子，呈俯臥狀，再把這茶几併攏去，然後拉住羊毛毯朝外拽，不就可以把病號平移過來了嗎？

蕭白石也是個靈醒人，沒用小師姑言聲，只見她雙手比劃幾下，就明白了，很配合地咬了咬